

# 香江健兒競神州： 全運會中的香港足跡

◎ 林皓賢

宏恩基督學院教育及心理學院助理教授。

體育運動自古以來便不僅僅是娛樂活動，更是文化、政治以及社會建構的一種重要載體。體育社會學家認為，運動不僅是體能的競技，也是一種「想像共同體」(Imagined Community)的象徵。即使群體成員彼此素未謀面，仍然能透過運動建立情感連結與身份認同。運動的社會象徵意涵進一步強化了共同體的歸屬感，並且作為文化與政治表現的載體，成為政府凝聚族群向心力的重要措施。無論是古代的奧運會，還是現代國際性或國內的體育盛事，體育活動都在歷史中扮演著聯結群眾、凝聚民心的重要角色。

在中國，全國運動會（簡稱全運會）正是這樣的例證。作為我國規模最大的綜合性運動會，全運會自舉辦至今，一路見證了中國社會、政治與文化的變遷。香港參加全運會的歷史不僅反

映了香港體育發展的進程，也折射出其與內地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互動關係。

## 發軔與初跡

全運會的起源可追溯至1910年。中國的現代體育發展與基督教青年會密切相關：1895年，天津成立了中國首個基督教青年會；1900年，北美青年會協會派遣路義思博士（Dr. Robert Eilsworth Lewis）和曹雪廣在上海成立了青年會，並同時推廣體育活動；到1922年，全國各地共設立了四十個分會。青年會對體育的關注及其推動中國體育事業的方針，促成了全運會的誕生。1908年，美國青年會體育幹事、醫學博士艾思諾（Dr. Max Exner）受到美國青年會全國協會國際委員派遣，到上海推廣當時流行於西方的體育項

目。正是在他的推動下，中國於 1910 年舉辦了第一屆「全國學校區分隊第一次體育同盟會」，這場體育盛事在 1924 年被追認為第一屆中華民國全國運動會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當時剛成立的「華人足球隊」受香港青年會邀請，以「南華」的名義參賽，並在首屆比賽中奪得全國足球冠軍，成為當時的焦點。這一成就不僅顯示了香港在早期中國體育中的活躍角色，也為其日後參與全運會打下基礎。

辛亥革命後，中華民國成立，國人普遍將香港視為廣東省的一部分。自此，香港運動員在民國時期的七屆全運

會（含 1910 年舉辦、1924 年追認的第一屆）中均有參與，並在多個項目中取得佳績，在游泳、足球與籃球等項目中表現尤為出色。例如，在 1933 年的第五屆全運會中，香港的游泳運動員表現尤為突出。其中，男子游泳錦標由廣東運動員奪得，而香港運動員則奪得亞軍。女子游泳方面，在當時已負盛名的「女飛魚」楊秀瓊包攬了各項冠軍，並刷新紀錄，傳為一時佳話。楊秀瓊亦是由那時開始獲得「美人魚」的稱號，成為當時體壇的傳奇人物。這些佳績不僅展現了香港體育的潛力，也加強了其與內地的文化與情感連結。

然而，隨著 1937 年日本侵華戰爭的全面爆發，全運會被迫中斷，直到 1948 年才得以復辦。這一年，第七屆全運會在國共內戰的背景下舉行，亦成為民國時期的最後一屆全運會。香港選手於此屆賽事中參與多項競技，仍舊表現出色。

### 新中國全運會中的新角色

1958 年，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，中共中央下達《對體育工作的批示》，決定 1959 年在北京重啟全運會，文件亦指出「將推動我國體育運動進一步發展，對國際上也有很大意義，因此必須開好」。然而，在 1959



1933 年的香港勤奮體育月刊，以全運會女子游泳三傑劉桂珍、楊秀瓊、楊秀珍作為封面

至 1993 年間舉辦的七屆全運會中，受政治、社會等多方面因素影響，港協暨奧委會並未被邀請參加。

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歸，開啟了歷史新篇章。同年 10 月，第八屆全運會在上海舉行，開幕式於新落成的上海體育場舉辦。香港首次以「中國香港」身份參賽並參與聖火傳遞。由於適逢回歸盛事，香港運動員得以豁免預賽直接參賽。在這屆全運會中，257 名香港代表組成的團隊亮相賽場，並取得亮眼成績。其中，黃金寶在男子個人公路賽中奪冠，贏得香港回歸後的首面全運金牌；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會的滑浪風帆金牌，亦計入香港成績。

此後，香港在歷屆全運會中的成績穩步提升：2001 年的第九屆廣州全運會中，香港取得 2 金 2 銀 1 銅的佳績，並打破四項香港紀錄。

2005 年第十屆南京全運會中，香港隊在十七個項目中直通決賽，共獲 1 金 3 銅。鄧亦峻在田徑男子 2000 米項目中奪銅並刷新香港紀錄，其餘三面獎牌均來自單車項目，黃金寶獨攬其中兩銅。

香港代表團自 2009 年第十一屆山東全運會起，開啟全運征程新階段。該屆賽事中，港隊以 2 金 1 銀 4 銅收官，並刷新一項田徑及四項游泳紀錄。傳奇車手黃金寶於此完成全運謝幕之

戰，為自己的職業生涯再添一金。

四年後的第十二屆遼寧全運會，高爾夫球與橄欖球首度列入正式項目。香港運動員在男子七人制橄欖球項目中歷史性奪銀，最終以 1 金 3 銀 3 銅創下佳績。至 2017 年第十三屆天津全運會，香港迎來獎牌高峰：共獲 2 金 7 銀 7 銅，創參賽以來獎牌總數之最。單車項目斬獲近半獎牌，且包攬兩金。此屆全運會更見證了新銳運動員的崛起：劉慕裳於空手道女子個人型、張家朗於男子花劍團體賽首奪銅牌；2021 年第十四屆陝西全運會，香港以 2 金 5 銅收官。李慧詩包攬女子場地爭先賽金牌與凱琳賽銅牌，完成退役前全運終戰；同期張小倫在男子花劍團體賽奪銅後退役；江旻憓則首獲女子重劍個人賽銅牌。



第十二屆全運會上李慧詩奪金  
圖片來源：康樂文化事務署網頁



第十三屆全運會上男子花劍團體賽港隊獲勝一刻。左起依次為張家朗、崔浩然、張小倫、陳建雄  
圖片來源：康樂文化事務署網頁

縱觀 1997 至 2021 年七屆全運會賽事，香港累計奪得 41 面獎牌，成為全運會的重要參與者。單車始終是港隊奪牌主要項目，而近年劍擊與空手道項目漸成新銳力量，彰顯了香港體育的多元發展格局。

### 冬季項目的突破

全國冬季運動會（簡稱「全冬會」）作為與全運會並行的國家級賽事，其發展歷經制度嬗變。第一至第四屆冬季項目屬全運會競賽的一部分，直至 1983

年第五屆全國運動會實施冬夏分賽制，全冬會自此獨立舉辦。

香港於 1999 年第九屆冬運會首度參賽，那時香港冰上項目已具備組織基礎——1980 年成立的香港滑冰聯盟組織，當時已開始有滑冰運動員參與各項賽事；1998 年，香港短道速滑隊成立，由前內地精英運動員呂碩擔任教練；1999 年，香港成功邀請兩屆冬奧季軍、世錦賽冠軍陳露來港指導花樣滑冰青少年選手；2003 年，香港滑冰聯盟正式註冊成為有限公司，香港的冰上運動項目開始向精英化邁進。

雖然對比夏運會的各項目，冬季項目並非香港的強項，但港隊仍逐漸在短道速滑、花樣滑冰等項目中取得突破。2005年，冰舞組合代表葉丹丹和索斌獲得全運會第五名；2016年第十三屆全冬會中，梁懿於花樣滑冰女單項目中摘銅，為香港贏得首面全冬運獎牌。至2024年第十四屆全冬會，香港代表團參賽範圍已擴展至冰球、高山滑雪等多項賽事，彰顯參與度的持續深化、多元化。

體育運動作為文化與民族認同的象徵，其意義遠超競技本身。縱觀香港參與全運會的歷史，不僅是一段體育發

展的編年史，更是一部貫連政治、文化與社會的歷史。從1910年的首戰全運會，到1997年之後以新身份回歸國家體育體系，香港運動員通過體育場上的努力與成就，詮釋了「中國香港」這個特殊文化身份。隨著香港在體育領域的持續探索，未來香港運動員在國內外體育賽場的參與，不僅能持續凝聚市民歸屬感，也必將書寫競技精神與身份認同交融的新篇章。



在2024年的第十四屆全國冬運會中，港隊首次派出冰球代表參賽。圖為青年組男子冰球隊  
圖片來源：康樂文化事務署網頁



蔡瀾（1941-2025）

著名香港美食評論家、作家、電影製片人、旅遊及飲食節目主持人，與作家金庸、倪匡及填詞人黃霑，並列為「香港四大才子」。祖籍廣東潮州，出生於新加坡，16歲到日本留學專攻電影，並在日本為邵氏電影工作。之後在紐約、漢城、印度、尼泊爾各地流浪。1963年定居香港，任邵氏電影公司製作經理，十多年後任嘉禾電影公司副總裁，曾監製一系列成龍的電影。80年代起出版逾六十本著作，以其廣泛的生活閱歷和對美食、旅遊的熱情著稱。

◎ 曾協泰

# 蔡瀾的另一面

很早就開始閱讀蔡瀾先生的專欄文章了，大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吧，那時我在萬里機構的前身萬里書店編工科書及生活實用書，但一直沒有機會和蔡生合作。直到七八年前天地圖書的老董事長陳松齡先生準備退休，業界的朋友找我去天地幫忙，才開始和蔡生有了直接的交往。

我有一個習慣，每到一個新的出版社，總會抽時間翻一翻這家出版社過往出過的書，思考有什麼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值得記取。蔡瀾是天地的作者，先後在

天地出版了一百八十多本書，當然要重點檢視。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把這些書看了一遍，因為不少文章是重溫，再加上他的著作文筆流暢，讀起來一點都不費力。

從出版人的角度看完蔡瀾的著作後，我發現一個問題，蔡瀾的書有值得重編的價值，箇中理由我在《蔡瀾選集》的出版說明中講得很明白：「蔡瀾先生的文章，一般先在報刊發表，到有一定數量，才結集成書，因此『天地』出版的蔡瀾著作，大多不分主題。為方便讀者選閱，我們將

蔡瀾著作重新編輯設計，分成若干主題，採用精裝形式印行。」這套書目前共出版了十四卷，包括：《生活智慧》、《男歡女愛》、《詩友奇人》、《天下美食》、《食材攻略》、《影視世界》、《老又如何》、《夫子自道》、《鬼話連篇》、《真係笑話》、《覓食中華》、《品味日韓》、《環球之旅》和《南洋遊蹤》。專欄文章，大多是作者當時所見、所聞、所思，然後下筆成文，難免有些有一定的時效性，所以編這套選集時，多選擇那些值得留存的文字，每卷約二十萬字，十四卷加起來約三百萬字，內容也相當可觀了。



世人所看到的蔡瀾，大多是他吃喝玩樂、風流瀟灑的一面，其實只要細讀他的著作，就會發現，能夠支撐他晚年快意人生的，是他一生自強不息、刻苦學習、善於經營的另一面。

現在的人們常說「人生的起跑線」。蔡瀾並不是富貴人家的子弟，他在新加坡

一個小康之家成長，父親幫邵氏打理南洋的電影業務，骨子裏是一位文人，不善經營；母親也是讀書人，抗日戰爭時期，全靠她擺地攤養活一家老小，後來還成為新加坡一所名校的校長。蔡瀾大概是個偏科很厲害的人，從小喜歡文學，讀遍長輩家珍藏的中外文學名著，因此打下了堅實的中英文基礎。父親的文學基因，母親的經營頭腦影響了蔡瀾一生，可見父母的榜樣對下一代多麼重要。

蔡瀾少年時代曾經到日本求學，我問他怎樣學日語，他告訴我專科日語學校其實很「悶蛋」（粵語，枯燥乏味的意思）。日本常年有一些二十四小時不斷放映同一套片的電影院，他就跑到這些電影院，整天泡在那裏不斷地重複看同一套片，就這樣，日語不知不覺就滾瓜爛熟了。

蔡瀾在邵氏工作三十年，由於父親和邵逸夫是世交的緣故，早在日本讀電影專業時就兼職做邵氏的駐日代表，負責購買日本電影版權及物色日本電影人為邵氏拍電影。他自己說，也許由於交易額較大，雖然當時只是愣頭青一個，但日本幾大電影公司的老闆都對他青睞有加，再加上他在日本讀的是電影專業，認識日、韓籍的同學，這些人脈關係都為他日後在電影業發展提供了不少方便。

跟隨邵逸夫多年，在這位世伯的言傳身教下，蔡瀾也學到不少立身處世的秘



笈。邵先生出身電影世家，大哥在上海辦電影公司，派他和三哥去南洋開拓市場。邵先生是一個身體力行的人，看到電影院開影前加播新聞報導能吸引更多觀眾，便自己扛起攝影機走進社區拍新聞片。為了和外國人打交道，三十六歲才開始苦學英文，最終也能以流利的英文與外商洽談業務。邵逸夫樂於重用年輕人，一方面考慮到成本較低，另一方面也看重他們的可塑性。王羽出道不久就立志要當導演，公司許多人都不看好，邵先生力排眾議，大膽起用王羽，不過成本還是要考慮的——比如雪景不在日本拍，而是轉到韓國去取景。拍攝時需要用木料搭一個高臺，因韓戰後木材稀缺，價格高昂，韓國的代理搞不掂，結果臨時急招在日本的蔡瀾前去支援。蔡瀾找了在日本讀電影的同學申相玉

幫忙，申不但借出了高臺，還派出自己的班底協助王羽在韓國的相關工作。拍攝途中由於天氣變化，積雪融化，王羽焦急萬分，蔡瀾急中生智，派人大量採購麵粉，直到用一卡車又一卡車麵粉把拍攝場鋪滿，才解決了這個大難題。可見蔡生從青年時期便展現出超強的執行力及非凡的應變能力。

邵逸夫手下有很多大導演，但這些名導的管理也給他帶來不少挑戰，如張徹、李翰祥，成名之後都要鬧獨立，跑到台灣拍電影，結果虧損之後又想回公司，邵先生還是接納他們回來繼續為邵氏服務，可見拍電影和經營電影公司是兩回事。文化企業是一個特殊的行業，電影也不例外，若只計較眼前利益、不能包容專業人才，事業便不能發展。邵先生在後期逐步將經

營權移交給紅顏知己方逸華，但她在管理上較不尊重專業，過於精打細算，原來的製作經理鄒文懷便出走另創嘉禾影業。而蔡瀾後來也意興闌珊，向邵先生請辭。

離開邵氏時，蔡瀾的專欄寫作已經頗有名聲，幾份大報及雜誌的專欄稿費已夠他過逍遙的人生。但他是個閒不下來的人，鄒文懷找他幫忙，他便又在嘉禾重操舊業。在嘉禾的幾年中，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帶著成龍到歐洲拍戲。香港的電影業是一個特殊的行業，情況十分複雜。有一天晚上，鄒文懷打電話給他，要他盡快帶成龍離開香港，於是他們匆忙啟程，先飛西班牙，再轉往當時尚未解體的南斯拉夫。整個團隊一邊構思劇本，一邊拍攝，工作之餘自然少不了美酒佳餚，這段經歷也進一步加深了他對西方文化的了解。

隨著電影業逐漸式微，蔡瀾毅然轉身，開始了他的壯年創業。由於前半生的經歷及知識積累，他開始和經營旅行社的朋友合作推出高級旅行團，帶著他的讀者遊覽他所熟悉的日本、歐洲、澳洲。關於這段日子，金庸曾有專文寫他與蔡瀾結伴同行的樂趣，文中有一段寫道：

除了我妻子林樂怡之外，蔡瀾兄是我一生中結伴同遊、行過最長旅途的人。他和我去過日本多次，每次都去不同的地方，去不同的旅舍食肆；我們結伴共遊歐洲，從整個意大利北部直到巴黎，同遊澳

洲、星、馬、泰之餘，再去北美，從溫哥華到三藩市，再到拉斯維加斯，然後又去日本。我們共同經歷了漫長的旅途，因為我們互相享受作伴的樂趣，一起面對旅途中所遭遇的喜樂或不快。

蔡瀾是一個真正瀟灑的人。率真瀟灑而能以輕鬆活潑的心態對待人生，尤其是對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處之泰然，若無其事，不但外表如此，而且是真正的不繫於懷，一笑置之。「置之」不大容易，要加上「一笑」，那是更加不容易了。他不抱怨食物不可口，不抱怨汽車太顛簸，不抱怨女導遊太不美貌。他教我怎樣喝最低劣辛辣的意大利土酒，怎樣在星加坡大排檔中吮吸牛骨髓，我會皺起眉頭，他始終開懷大笑，所以他肯定比我瀟灑得多。

曾經與蔡生一道外遊的讀者，一定會感同。

蔡瀾是一個擁抱新科技的人。千禧年前後，微博開始流行，他便開始在微博上「吸粉」。成了微博大戶之後，他研製的食品便廣受歡迎，從此為他的經營事業又開闢了另一片天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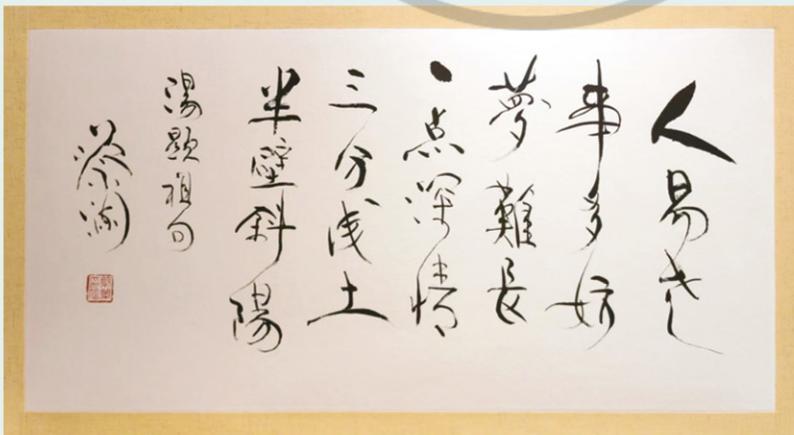
蔡瀾的這些人生故事，佐證了一個千古不變的真理：只要你肯努力，你積累的知識，走過的路，結交的朋友以及工作上的經歷，都將成為你人生路途上進一步發展的利器。蔡瀾一直提倡：人生除擇一

主業之外，還應該培養業餘愛好，你看他寫字，成為書家；好茶，成為茶葉藏家，還開發出「抱抱茶」這一品牌的茶飲；好吃，成為美食家，並經營富有蔡瀾特色的食肆；因為工作關係跑遍世界許多地方，結果養成旅遊習慣，搞高級旅遊團，成為旅行家。

自從我加入天地圖書之後，除了為蔡瀾編選集，另一件事便是和同事們鼓勵他為讀者寫春聯，這活動在天地圖書門市一共辦了三次。效果如何？據他向媒體透露，每次皆能為他帶來上百萬的收入。他給讀者寫對聯，一般只收三千至五千元，但商業機構請他題字，則一字十萬元，絕無討價還價的餘地。也許有人覺得蔡瀾的字並不怎樣，遠遠夠不上書法家的水平，但我想評判文人學者的字，若僅僅就字論字，結論顯然是不夠全面的。

我在《蔡瀾選集》的出版說明中，稱蔡瀾是華人世界少有的「生活大家」。這與他獨特的經歷有關。正是因為豐富的閱歷、天生的愛好、對生活的熱愛，讓他遊走於東西文化之間時，總能找到自己獨特的視角。他筆下的遊記、美食、人生哲學，以及與文化界師友、影視界明星交往的趣事，都栩栩如生，成為華人世界不可多得的消閒式精神食糧。世上有錢人多的是，但不一定有他的機緣，可以跑遍世界那麼多地方；世上有閒人也多的是，也許去的地方比他多，但不一定有他的見識與體悟。很多人說，看蔡瀾的文章，如與智者相遇，如品陳年老酒，令人回味無窮。

對於外界稱他為「香港四大才子之一」，蔡瀾是不接受的，他覺得金庸年長，學養深厚，他們仨一直視其為長輩，並有敬畏之心。四人中各有不同的交往，



蔡瀾書法作品



蔡瀾揮春展上台影（右立者為本文作者）

這在他的著作中都有描述，這裏不細表，倒是倪匡所說的「人生是有配額的」這一點，他深信不疑。原來倪匡的筆頭快，他曾給邵氏寫過幾百個劇本，導演只要說想拍什麼電影，交換過意見後，三天便可以把劇本交出來。在創作高峰期，他可以日寫數萬字專欄，是香港有名的多產作家，但到晚年，他卻隻字不寫，他說「寫作的配額用完了」。

從電視清談節目「今夜不設防」到晚年蔡瀾接受許知遠「十三邀」訪問，許知遠求教「追女」之道，他隨口而出的「醜女照殺」，使他在人們腦海中留下「風流才子」的印象。今年的香港書展，在緬懷蔡瀾的座談會上，有讀者追問蔡瀾晚年的照顧者楊翱這個問題，楊先生答道，蔡生是有很多相熟的女朋友，但大多發乎情，

止於禮。我可以佐證的是，在編蔡瀾選集時，曾看到有文章詳述他六十歲左右做前列腺手術的經歷，可見他在這方面的「配額」早就用完了。男人好強，在晚年接受訪談時，也就不願再提此舊事。

金庸說蔡瀾「瀟灑」，這種姿態確是他一以貫之的人生哲學，以至於走的時候他都不麻煩別人，而是絕然轉身，去天國會他的三位老友！

在與蔡生的交往過程中，除了文字緣，還有一些細節也是很值得回味的。比如他從不遲到，這很多人都知道的。我曾問他原因，他告訴我這是從日本人身上學到的。他要我多留意日本的商業區的很多咖啡店：日本人要去拜訪他人，一般不會早到或遲到——兩者皆屬失禮。所以他們通常會到拜訪地點附近的咖啡店坐下來，

等時間到了再如約會面，這樣就能保證不遲到也不早到。還有，在蔡生成為美食家後，很多食店老闆都追著他拍照，然後把照片掛在顯眼處作為招牌。這問題困擾他很久，後來他想出一招，出品一般的食店老闆找他合照，他便閉口不笑，只有他真正認可的店，他才會在鏡頭前開懷大笑。蔡生還曾告訴我，《在邵逸夫身邊的那些年》一書其實在他心中構思了很久，但由於當中牽扯甚廣，因而一直沒有動筆，直到邵先生身邊那位紅顏知己去世，他才把書寫出來，可見蔡生是一個極有分寸的人。



2021年  
《在邵逸夫身邊的那些年》，蔡瀾著，天地圖書，

筆者從事出版工作逾半世紀，晚年能遇到蔡瀾這樣的作者真是一大快事。文首提及我年輕時未有機會與蔡生合作，其實是有原因的。曾聽藍列勤小姐講，她的母親是蔡瀾母親的校友，在長鳳新工作時與蔡生多有來往。由於是世侄的關係，列勤

的父親藍真先生認為蔡生的專欄文章有出版價值，便把他介紹給天地圖書公司。老一輩的文人重情守諾，廣東話叫「牙齒當金使」——講過了就不會反悔，當年甚至沒有簽下片言隻字的出版合約，蔡瀾與天地的合作卻持續了四十餘年！

行文至此，也許有人會問，蔡生除了瀟灑的一面，他的人生態度難道沒有值得商榷的地方？當然有，譬如他提倡的「食煙、飲酒、不運動」的養生觀就沒有一點科學依據。記得大約是在2014年左右，天地搬寫字樓，他也來探訪，我看他拄著拐杖，走路有點搖晃，趕緊上前扶了他一把，發覺他手臂肌肉十分鬆軟，這是常年不鍛煉的結果。難怪幾年後的他會因為夫人摔倒，跑過去攙扶她而致自己嚴重骨折，需要坐輪椅來度過人生的最後一段路程。

斯人已去，著作長存。我相信，蔡瀾先生的風範一定會長存，他的文章也一定會長久流傳。

寫於2025年7月22日  
香港書展結束之夜

#### 曾協泰

香港資深出版人。曾任萬里機構董事長、香港三聯書店董事總經理、香港中華書局董事總經理、聯合出版集團董事副總裁、天地圖書董事長等職。